

这本小书很沉,见证着闻老师像一位永不言败的堂吉珂德,在最绚烂的夕阳中,荷戟不彷徨,只要是

写小文章 解大疑惑 立大功德

李泓冰

为她毕生钟爱的事业、毕生钟爱的病友,她就拿着医学的战戟,不遗余力地贡献着她的心头血,用她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科学精神,继续守护人群健康。

当然,闻老师不似鲁迅那般孤独荷戟。小书很“沉”,因为里面站着几十位各专科的医学大咖,在闻老师的召唤下,他们齐齐地站出来,向这书的读者,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先生老太太,用最通俗的语言,絮絮道出最专业的叮咛,写小文章,解大疑惑,立大功德。

在AIGC横扫一切专业的当下,在病患都捧着手机看专家的当下,这个场景,莫不让人感慨且感动。闻老师定位的读者,是“智慧长者”,我体会,“长者”,是指那些使用电子产品不太利索的老人吧,在一夜之间AI化了的时代,他们在非常时期不会线上抢菜,在路边烈日下不会打网约车,生了病不会手机挂号问诊,寂寞时也不会和AI聊天……时代当然不能扔下他们,他们的生命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加珍贵,也许,他们是最后一代“纯粹”的碳基人了。闻老师和她背后的大专家们,就非常珍惜珍爱这些“智慧长者”。

是了,他们智慧,未必“智能”,他们或许不熟悉AI,但他们葆有科学精神,信任专家,信任医学,有接受科学认知的渴望和能力——这在当下是特别珍稀的。

所以,闻老师以及众多专家这一次站出来,向智慧长者作的医学科普,就成为全媒体时代,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人文现象,他们温和而坚决地、联手进行一次真正的真实世界的医学科普,也是一次“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知音们相互间的寻获。

其实,我们的闻老师既智慧又智能,她用手机点餐、网上聊天以及用手机查资料的本事,远超她的同龄人,让我们叹为观止。但是,她从来不是只为了自己。看遍繁花,历尽劫波,闻老师孤勇犹存,多么难得!她不矜矜,也不愤世,总是说,“去做,就好了!”

她满心满眼,都是眼下的百姓家国,医疗的急难愁盼。关键时刻她仍如年轻时一样,挺身而出,声音嘹亮,总是说,“做事,不要太在乎效果,不要在乎有没有用。重要的是敢不敢做,都不做、不说,什么事都成不了。”

现在,人人背后站着AI,专家的权威形象正在被有意无意地祛

魅,赛先生可能又一次在林立的麦克风群嘲中被扔到角落哭泣。AI拟人化和人的AI化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未来必然很快解锁更多让人眼花缭乱的AI技能,资本也会远远跑在法律、科学和伦理规范的前面。在这样的时代,闻老师又一次站了出来,她联络同行,温和地向智慧长者提供了真实世界的“健康密码”,递送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感支撑和医学科普礼物。“我唯一的希望是,人民能够在健康中得到快乐,即使有疾病也不要灰心。我相信医者仁心,一定会做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智慧长者的健康密码》一书的腰封上,是与撰写部分章节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的忠告: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对健康的掌控力,您不是被动接受老去,而是可以做出很多智慧的决定,让自己活得更更好、更长、更自在。

“快九十二岁了,勉为其难,只想为百姓做好最后一件事!”闻老师在微信上敲给我的这句话,让我鼻酸,但我相信,她一定依然会在某个关键事件挺身而出,给我们来自科学家持之以恒的温暖和力量;她也依然会用她犀利的思维和温和的笑容,继续给我们无限的激励,她总是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希望、做事的意义。

这样的世界,多真实多美好。

当我站在卡萨布兰卡瑞克酒吧的深色的铁门前时,正是黄昏时分,阳光依然耀眼,从海上吹来的凉风带来的夏天特有的水腥味,让人意识到,我所置身的卡萨布兰卡并不是幻觉。而眼前这座紧邻滨海大道的白色的三层楼房,还有门前的两棵细长的棕榈树,以及二楼阳台上黑色的“瑞克酒吧”(RICK'S CAFE)的字样,也都是真的。

到卡萨布兰卡来旅游,瑞克酒吧是很多影迷的打卡胜地之一,因为那部名噪一时的以二战为背景的好莱坞爱情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故事就是在瑞克酒吧里上演的。这部1942年拍摄的影片中由亨弗莱·鲍佳主演的酒吧老板瑞克和扮演其前巴黎情人艾丽莎的英格丽·褒曼的形象早已成为影史经典。如今我站在酒吧门前,似乎只要推开门,就可以看到黑白电影里的一幕,瑞克正穿着西装在里面忙碌,他的朋友黑人钢琴师山姆正边弹着钢琴边唱着那首著名的《时光飞逝》(As Time Goes By),歌唱着永恒的爱情,而艾丽莎正和丈夫坐在吧台边一边对瑞克旧情复燃,一边想着如何通过瑞克搞到一张宝贵的通行证让自己反抗纳粹的丈夫远走高飞,尽快逃离这个危机四伏遍布纳粹分子的地方。

但是,这个瑞克酒吧实际上并非电影里的那个真正的瑞克酒吧的原型,因为真的瑞克酒吧远在加州好莱坞的摄影棚里。在1942年拍摄这部电影时,卡萨布兰卡正处于德国纳粹控制的维希政权的统治中,所以影片所有的场景都是在好莱坞摄影棚里拍摄的,而非实景拍摄。当然,卡萨布兰卡当时也更没有这个名为瑞克酒吧的。也就是说,瑞克酒吧只存在于《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里,或者说,只存在于当年的摄影棚里,只是如今时光飞逝,那个摄影棚里曾经存在过的瑞克酒吧也早已消失。

而卡萨布兰卡现在这个“真”的瑞克酒吧,不过是2004年一个粉丝按照电影的场景布置的。

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了解这一幕的人来到这里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即虚构的电影场景竟然变成现实,就像梦也变成了真的一样,多少总是让人感到有点不“真实”。而与此同时,也让

波回上海。临行前晚上,爷爷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带一笔“巨款”回上海交给父母。这笔钱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解放前,爷爷和父亲合伙开了家碾米厂,生意不错。解放后碾米厂归了集体,但厂房、机器仍属于当初创办者。后来,生产大队将碾米厂厂房、

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现实似乎也因此变得不那么“现实”了,这让人不免感到,不是现实是梦的材料,梦才是建构现实的材料。

这样的感受当然不是我只有在瑞克酒吧才产生,当年在伦敦贝克街221B福尔摩斯的寓所前也产生过,相信每个福尔摩斯迷来贝克街打卡时都会有一种真“假”难辨或者真实和虚构融为一体的感觉。甚至,我觉得就是“真”的福尔摩斯来到这里,也会觉得这就是自己曾“真”的住过的“家”。而这一切不过都是来自作家柯南·道尔的虚构。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因为《红楼梦》的影响,北京和上海都建了个大观园,尤其是北京的大观园还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红楼梦》电视剧严格按照《红楼梦》里的文字描述建成的。所以,倘若曹雪芹本人可以复生,或许会以为这就是自己曾生活过的大观园,说不定,他还会因此灵感大发再根据这个大观园来重新“修缮”自己的小说里对大观园的描写。而这些年来,随着所谓的文化产业或文旅产业爆炸性发展,很多地方更是脑洞大开,如根据《金瓶梅》或《水浒传》里的描述建造“西门庆故里”或“王婆茶馆”这样的劲爆举动早已屡见不鲜。

这当然已经不是王尔德所说的那句著名的“不是艺术模仿现实,而是现实模仿艺术”那么简单了,现实本身就包括艺术所构造的一切不现实的东西。如今网络的虚拟现实更加突出地表明了现实真正的含义,那就是现实不仅仅是我们所寓居的可感的世界,更包括我们视为不可感的虚拟的现实,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不假思索称为“现实”的东西。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世界上的短暂的旅人,从来就不满足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有限的时空里的配置,也从来不愿意囿于身边的可见且可知的现实,我们更希望根据自己的梦想创造出更多的现实,让未知变为已知,让陌生变熟悉,直至让虚拟成现实。这就像我们的心灵从来不愿被肉体和精神所囚禁一样,因为不管何时,我们都总是渴望生活得更多,也渴望生活得更远。或许正因为有着这种永远的渴望,我们才得以生活在当下的世界里。



上海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大都市,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在上海的居住人口中,宁波人占据很大的比重。有记录1948年上海人口498万,本地人75万,而宁波人约100万。上海、宁波都地处沿海,水运条件得天独厚,申甬线应运而生。

1862年,申甬线首航。后来,申甬线成了中国沿海最热门的航线,常常一票难求。在上海的宁波人口中,来往上海宁波之间的客运轮船被称为“宁波轮船”。

我父母都是宁波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众多亲戚都住在宁波乡下。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坐着宁波轮船来往于上海、宁



前几日在单位食堂,一同用餐的九五后同事说,最近不知怎么总有些感怀情绪。一翻农历,已近白露,入秋了。悲秋大约是年轻人专属。而我,稀里糊涂将跨入不惑之年,心绪不再起伏,亦难有伤感,或许我也入秋了。

女儿喜欢秋天,秋日五彩斑斓的叶子,金灿灿的暖阳,在她心里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我喜欢秋天,白露前后不仅是我的生辰,也是一年中难得的静谧——上海的秋天是很短的。

夏天是生命的绽放,骄阳似火,人生海海,青春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夏天;到了秋日,万物褪去浮躁,湖面由碧绿开始泛鎏金,摩肩接踵的游人也稍稍收敛,暑假结束,人潮散去,游人三三两两,一切恢复往日磅礴苍凉的常态。

好友定居亚特兰大十余年,每年9月后回沪,一年只得见一次。少女时代的秋天,我们擦五彩斑斓的指甲油,把自己套进各式小裙子,馋各种甜食。入秋后,淮海路上长春食品店月饼出炉,糖炒栗子香气飘到人行道上,鲜肉月饼我只买一个,趁热的时候,酥皮肉馅一起入口,油脂与碳水混合的味道;斜对过光明熟食档口日日排队,但楼上午餐餐去得早还有空位,那时,常常吃的点心是虾肉小馄饨配三丝春卷,光明邨的三丝春卷

宁波轮船

戴存亮

波之间。宁波轮船一般都是在傍晚时分起航。吃了晚饭上船,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到达宁波。

宁波轮船在十六铺码头登船,旁边是大达码头,大达码头停靠的一般是长江航运线上的轮船。上船后,找到舱位,安顿好行李,我便迫不及待地跑上甲板,看着水手们如何解开缆绳,驶离码头。轮船在黄浦江上犁开江水,向吴淞口驶去,船尾溅起一大片浪花。入夜,浦江两岸夜色深沉。浦西江边路灯昏暗,大楼里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生气。浦东一望望得见的是低矮的房舍和成片的树木。船过外白渡桥,两岸基本都是码头装卸区。各种起吊机林立,

仓库绵延几十米。船过了吴淞口,便进入东海。此时,天完全黑了,四周一片汪洋,我便悻悻地回舱休息。

当年,在申甬线跑的宁波轮船都是以“民主”为船名,有“民主三号”“民主五号”,后来增加了航班,更多船投入申甬线,新船以“繁荣昌盛”四个字分别后缀“新”字命名,如“繁荣新”“荣新”等。大部分人坐宁波轮船都是坐五等舱。五等舱是大统舱,地上铺着草席,旅客或躺或坐,相安无事。五等舱票价3元6角。四等舱票价4元7角,四等舱16人一间舱室,八张上下铺。三等舱票价5元4角,8人一间舱室,也是上下铺。二等舱票价7元2角,要凭介绍信才能购买,据说是单间。曾几十次坐宁波轮船,从未见过二等舱“庐山真面目”。

盛夏已过,秋光正好

施丹妮

银耳皂角桃胶羹,每次盛满满一大碗,“来得巧,刚刚烧好,小姑娘尝尝看,当心烫”。那时的社交网络没有如今发达,我们不看任何美食榜单,只用脚投票,所有相熟的小店和老板,都是“吃出来”的情谊。

凉茶铺对过的本帮小饭店兴安餐厅,好友去年初秋返沪相聚还去吃过,响油鳝糊、酒香草头、炒鳊鱼、椒盐排骨……普通食材,家常味道。这几年网红餐厅多了,可是游子飘荡在海外,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去年9月初秋的夜晚,蝉鸣叫,梧桐树叶冠落在柏油马路上是巨大的阴影。小店打烊,我们依然恋恋不舍,在路边拥抱告别,祝福彼此未来一年。



静能生智 (篆刻) 袁国强

买五等舱,除了经济上的考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可以放更多行李。坐轮船不像坐飞机,对行李有重量限制,超重了要收费,轮船没有这方面规定。五等舱是大通铺,空间大,先到先得,“占地为王”。咱家乡下亲戚多,每次回宁波总会带许多东西,五等舱是不错的选择。

在长达几十年的申甬线上奔波,其中有一次经历令我至今难以忘怀。那年,我12岁,一个人从宁

一年又一年,中年以后,不再为赋新词强说愁了,相逢只道,天凉好个秋。

秋日,上班沿华山路骑行,这是一年中骑行最美的时候,街道两旁都似陈钧德先生的油画。手机震动了一下,这几日返沪前夕,好友在亚特兰大住处附近的森林跑步时发现路边有鹿和松鼠出没,手机上讯疾发来,便立即看到了她所生活的区域的区域,雀跃小鹿。多年前认识的俄罗斯堪察加向导今夏因遭遇强烈地震海啸,工作被迫中断,灾难过去,堪察加生活恢复如常,他的微信朋友圈又再现了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克柳切夫火山再次喷发,那智湖的熊开始出没……蓬勃之后,下个月,这些棕熊又将行冬眠。

这个每天发生许多剧情的宏大而庞杂的世界,或许普通人能守住的只有身边的小生态和确切细碎的日常生活。人生的盛夏已过,秋日璀璨夏花绽放后的中场休息,是结局尚未水落石出盖棺定论的延宕。在这漫长的延宕里,我们期待重逢,见可心的人,吃些可心的食物,道一声,天凉好个秋。

十日谈

都市秋景 责编:殷健灵

有些孤独,才是成年人更体面的生活方式。